

在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中，有一个由2019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同心追梦”方阵引人注目。队员们吹起号角，敲响鼓点，翻舞红旗，在激昂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乐曲声中，以三分多钟的精彩表演，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

今年不仅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也是地下少先队和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70周年，几位老儿童工作者、少先队工作者孙毅、章大鸿、张培治、沈功玲情不自禁谈起“同心追梦”，谈起地下少先队和少年先锋队……

当年还只是洋泾中学学生的章大鸿说，1946年2月16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了《新少年报》，倡导进步思想，抨击反动统治，引领青少年走向自由解放。他在地下党员曹老师的鼓励下，成为《新少年报》的义务小发行员。在浦东中小学同学中宣传、征订《新少年报》，每期销

地下党组织很希望能收集到市区特别是苏州河一带国民党驻军的情报。这个任务交给了地下少先队。西康路新闸路有一个国民党兵营，于是“小不点们”在营房门口假装玩陀螺，故意把陀螺抽进兵营，追着奔进了兵营，分头记下了兵营设施、驻军番号等。有时他们还会假装以



五彩秋色 (摄影) 新宇

看“同心追梦”，忆峥嵘岁月

潘与庆

收报费的名义到苏州河岸边，从楼顶上往下看对岸国民党驻军的营房、碉堡、沙袋等防御工事情况，把它们一一画出来，提供给解放军叔叔做参考。

孙毅老师1948年就发表了《小铁匠》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当年他应吴芸红之邀，给《新少年报》的小记者和培训班讲过戏剧文学课，是他们的指导老师。上海解放后，又与她在上海团工委青少年部一同工作过，并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少先队组织。近几年他还创作了三部有关上海小囡的长篇小说，第二部就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他一辈子以文学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己任，乐此不疲。

张培治是1949年2月就参加中福会儿童剧团

老团员。他说，1949年3月，儿童剧团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4月9日，又建立了“铁木儿团”，即上海地下少先队。“铁木儿团”有组织地到工厂、学校去，秘密教唱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我们的队伍来了》，还排练秧歌舞等。演出了以“团结起来打豺狼”为主题的童话木偶剧《快活的日子》，得到宋庆龄的称赞和鼓励。

张培治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们到宝山路上的暨南大学礼堂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时，突然灯光熄灭，一片漆黑。原来是国民党特务拉电闸搞破坏。在进步同学的保护下，儿童剧团的团员们从后台跳窗脱险。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解放。儿童剧团的34名少先队员在张石流、任德耀率领下，走上街头边游行边演唱秧歌等

节目欢庆上海解放。7月6日，上海地下少先队的全体成员在大队长段镇带领下，乘着解放军提供的大卡车，冒雨参加了全市庆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沈功玲原是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1982年起，她调任团市委少年部部长，上海市少先队总辅导员。在40多年的少先队工作生涯中，她在段镇的引领下，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倡导和实施了“我驾火箭添星星”等许多活动。

“少年当凌云志，报效祖国会有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在继续奋斗中成为现实。国庆群众游行中的“同心追梦”方阵让大家看到了少先队员的风采。新一代的少先队员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着理想勇敢前进，让自己的梦想为人民闪光，为伟大祖国闪光！



边看边聊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周杰伦《青花瓷》里的一句歌词，听来满满的国风意味，美好中略带忧伤。

但我也心存疑惑，因为烟雨前，天空中的云都是暗色调的，譬如铅色，譬如乌云，所谓“烟雨暗千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雨后初晴，天空才会有亮色系的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应该是先有烟雨，再有天青色。然而词作者偏偏偏跳脱出寻常，让“天青色”来等“烟雨”，那种不可言说的妙境就被渲染出来了。这一句是下一句——“而我在等你”的同态模拟。不知道烟雨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天青色只好等待，等一场不期而遇，等一场希望或失望，而“我”呢，也在等不知道会不会来又什么时候会来的“你”，这种气象和人情的绝妙比拟，真是美。

天青色，通常发生在暮春至初秋这一段时间里。其间，北半球温度高，气象变化快，云来云去，雨走雨停。特别是夏季，一旦雨歇，天空即刻呈现出大片大片的蓝，那种蓝，除了用干净、清澈，也许只有最纯洁的水波可以相比了。古人很有智慧，他们用“青”来形容一些美好的物象，譬如青眼，与白眼相反，是心仪的意思。还有林青霞的“青”字，用得也真是合适，好像除了若仙的她，没有其他女艺人可以驾驭得了这么大气的名词。

描摹烟雨，李白同样用到了“青”字：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区区十二个字，把蒙蒙雨天以及蒙蒙心事都写到了后来无来者之境。后来被神乎其神的周亮工，或许就来源于此。据记载，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柴世宗，对其皇家柴窑御批颜色为“天青”：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寄望于国家的前途命运，能如雨后晴空一样，万里无碍，辽阔高远。

北宋最盛极的窑池是汝窑，纯正上等的汝窑制品只有一种瓷釉颜色：天青色，代表着中国瓷器的巅峰审美，绵延千年。史上有名的“文艺皇帝”宋徽宗对此赞不绝口，再次发出“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慨叹。可叹的是，金军攻占东京汴梁，掳走徽、钦二帝。

历史上的“天青色”糅合了太多的美好与忧伤，美好令其流传，忧伤赋予传奇。

时至今日，“天青色”缓缓回归了李太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里想要的本义：晴雨天气，晴雨人生，纵有淡淡忧思，不遮旷达和超逸。

在环境日益被聚焦和呵护的当下，能够看到雨后的青白云，即便是一种平常，也该被重视。若能联想到这样的天空，曾经被诗仙书于笔下，被工匠定格于瓷器，进而在内心里涌出那么一些古典情趣来，那也是件美妙的的事情吧。

时尚

长裙摇曳，明媚生花。曾经非常喜欢电影《加勒比海盗》中姬拉的长裙，野性中透露出妩媚。后来《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穿着充满时尚气息的旗袍，一朵一朵的花开在底色明亮的旗袍上，把长裙的优雅及美丽演绎到极致。纤细的腰肢，婀娜的步态，缓缓流淌的眼波，那时我想，这就是女人。

喜欢看穿着裙子的女人。住的房子临街，闲暇时喜欢隔着玻璃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女子，喜欢看她们长裙飘飘，短裙及膝，摇曳生姿的步态，

那是街上最靓丽的风景。有一个女孩每天牵着男友的手从窗下经过。她穿着白色纯棉布的裙子，赤脚穿一双球鞋，走在春光明媚的都市中，简单、恬淡，青春的气息从身上汩汩流出。我猜想那是怎样一个女孩，如此懂得装扮之道，从轻筒中寻找最绚烂的时刻。有一天偶然相遇，擦肩而过时，看清楚了那张脸，素面朝天，清爽，年轻，心中不由感叹，真好！

大概再没有什么衣饰能像裙子那样更直接、更有效地突出女

记得绿罗裙

王晓宇

性的柔美与轻盈。很多女人都喜欢裙子，喜欢到不可救药，总会找到各种理由买了漂亮裙子送给自己，衣橱里满满的，都是裙子，却常常打开衣橱感叹，没有裙子穿，有时间去买条新的吧！

纯棉的长裙，质朴舒适，需要一份从容的心态与之相配，如雨中丁香，温婉地诠释出女人心中淑女的梦想；有着蕾丝花边的吊带长裙，华丽神秘，流畅的线条衬托着纤细的腰肢，配上一双细带高跟鞋，那便是舞会上的公主，令

人瞩目的焦点；英格兰手绣纱裙，温馨中透出品位与高贵，配以精美的首饰，会扮靓女孩如盛开的艳丽花朵。

我喜欢风轻轻地吹过来，伸开的裙摆随风舞动。灯下读《宋词》，其中一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仿佛嫩绿的柳枝，在心海轻轻拂过，令人想起经年往事。“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多年之后，或许别人对我不再有深刻的记忆，但终会模糊地记得我穿裙子的样子，淡淡的，亦是从容的……

七夕会

七夕会，温馨中透出品位与高贵，配以精美的首饰，会扮靓女孩如盛开的艳丽花朵。

我喜欢风轻轻地吹过来，伸开的裙摆随风舞动。灯下读《宋词》，其中一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仿佛嫩绿的柳枝，在心海轻轻拂过，令人想起经年往事。“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多年之后，或许别人对我不再有深刻的记忆，但终会模糊地记得我穿裙子的样子，淡淡的，亦是从容的……

他不太爱说话，但什么话我都敢对他说。最后一次见面，是他的新书签赠，他给我签完字，看着我突然说：“海洋，我们在一起拍戏的日子真开心”……

恩师西去，乘愿再来，来世我还给您当助手，一起拍电影。



边看边聊

我从未见过吴导得意忘形，却见过他面露茫然。1984年初冬，南方罕见地下了大雪。为拍《流亡大学》，吴导带着我去杭州收集素材。一天晚上，他接到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的长途电话：明天上午九时必须到上影她的办公室。吴导说能否缓一天，现在连车票都买不上了。丁书记答：就是买站票也得回来。当晚，我们确实是站着回来的。在车廂连接部，吴导抽了好多烟。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会是什么事？他喃喃地说：这事终于来了。他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虽然吴导暂别导演岗位，但他依然在为电影事业的不懈努力。他曾说：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电影节。因此，他主导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全球15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迄今已举办22届，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声望，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地位。

吴导对电影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这种深厚是以大气磅礴为底的大而化简，一语道破，一针见血。他告诉我：导演就是一个用镜头说话讲述者。一个优秀的讲述者，可以把平淡无奇的事讲得绘声绘色、动人心魄；反之，会把本来妙趣横生的事讲得平淡无奇、苍白无力。

他告诉我：改编一篇小说，必须把原有文字所构建的优势打破，用电影建立起全新的电影优势。

他告诉我：电影的思维是电影有别于其他艺术的独立思维，电影不是文学的变种，不是绘画、摄影、戏剧的延伸，电影就是电影，必须确立电影的思维。

他告诉我：凡是在银幕上“有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表演，都是虚假的表演。一如生活中，凡是故意想要引起别人注意的表达，除非特殊需要，一般都是做作的。

正是秉持这份“电影的思维”，他拍出了极富电影特性的经典之作——《城南旧事》。这是一部把离别的哀愁与相思表现到极致的影片，用散文诗的形式，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把生老病死、生死别离表现得诗意盎然，动人心魄，化大气磅礴为云淡风轻，这样的大作以前未曾有过，体现着吴导先生的人格与风骨。

师从于他，给他当助手，他却始终与我君子相交，以诚相待。在拍戏的日子里，即便我因经验不足而犯错，他也从不责备，他尊重摄制的每一个成员，从这一份发自内心的尊重里，我读懂了“教养”的含义。

他不太爱说话，但什么话我都敢对他说。最后一次见面，是他的新书签赠，他给我签完字，看着我突然说：“海洋，我们在一起拍戏的日子真开心”……

恩师西去，乘愿再来，来世我还给您当助手，一起拍电影。